

# 原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 与小臣觶尊的一段情缘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下文简称亚博）收

藏有一批重量级中国古代青铜器。它们当初是著名的芝加哥收藏家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公元

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年）的藏品（图二）。最终，青铜器

连同布伦戴奇其他丰富的亚洲艺术藏品一起，被捐赠给了旧金山市，成为亚博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批青铜器中有许多非比寻常的器物：其中一件

犀牛形状的容器可以断代为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图三—一—二—十二）。本文着重介绍布伦戴奇与犀尊，

及其是如何收藏这样一件与众不同、设计大胆的器物。

这件犀尊仅九英寸高，但它是亚博当之无愧的瑰宝。即使在全世界的中国青铜器中，它也是佼佼者。

亚博创始董事会成员之一桑迪·卡尔霍恩（Sandy Calhoun）甚至拿它来与布伦戴奇本人比较：『布伦戴奇有着和犀牛相似的品行——一如磐石，坚韧不拔』<sup>①</sup>。

坚韧和果决，这两种品质伴随布伦戴奇一生。

从出身卑微到成为杰出的运动员、成功商人，再到颇具争议的奥运领导者，杰出的亚洲艺术收藏家，

布伦戴奇的传奇人生广为流传。不少论著叙述了他的生平，特别是他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生涯<sup>②</sup>。以

下简要地复述一下他的生平，作为本文讨论的背景。



（图1）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very Brundage》卷首插图艾弗里·布伦戴奇

A UNIQUE PAIR:  
The Bronze Rhinoceros and Its Collector,  
Avery Brundage

原刊于 *Collec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ecting the Arts of China: Histories and Challenges*,  
其中文版《收藏中国》即将由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作者 Jay Xu（许杰）为美国旧金山  
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



(图一)

『小臣歿』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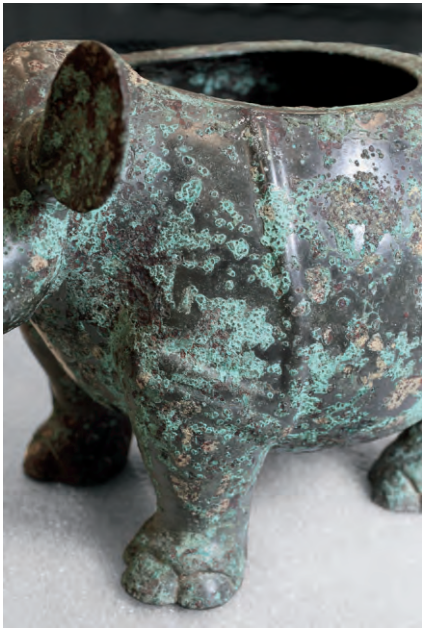
清道光时期山东寿张梁山(今山东梁山县)出土

商代晚期

青铜

长32.8厘米·宽22.9厘米·高22.9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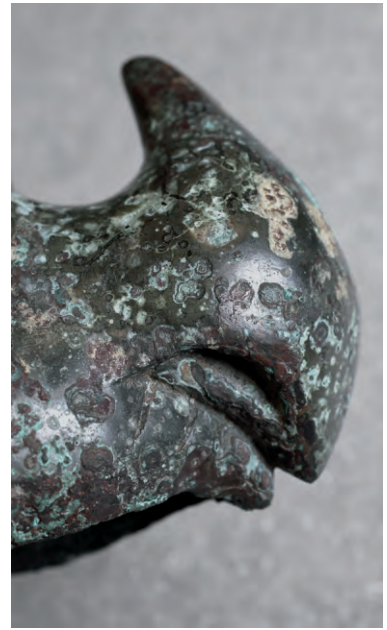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B1+)



(图二-四)  
犀尊褶皱、蹄趾、竖耳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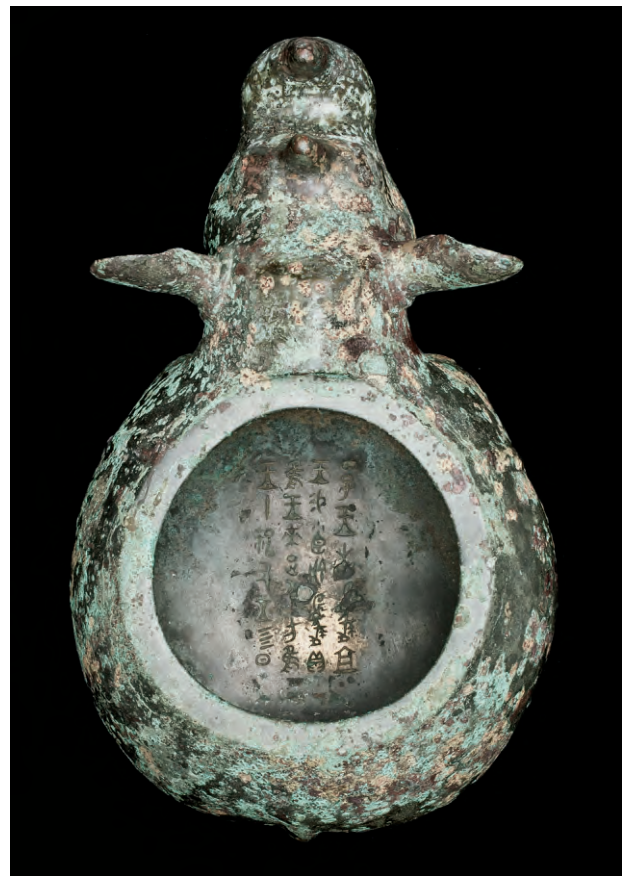
(图二-三)  
犀尊仰视图



(图二-二)  
犀尊嘴巴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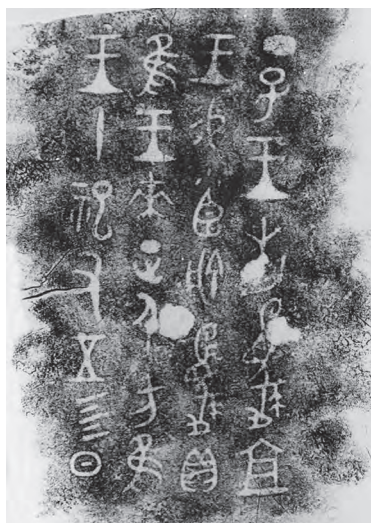
(图二-六)  
犀尊尾巴细部



(图二-五)  
犀尊俯视图

丁巳王省夔且  
 王賜小臣餘夔貝  
 唯王來征人方唯  
 王十祀又五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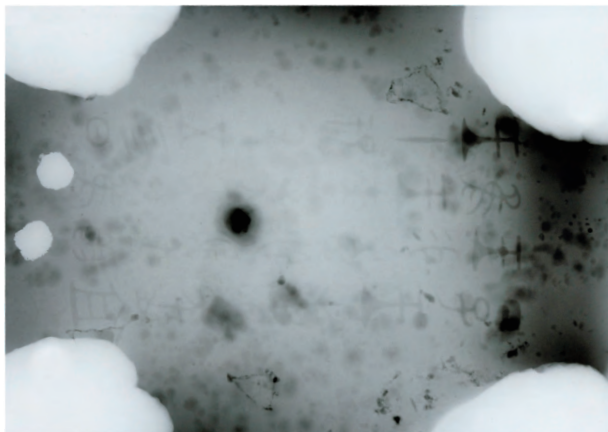
(图二-九)  
 犀尊铭文隶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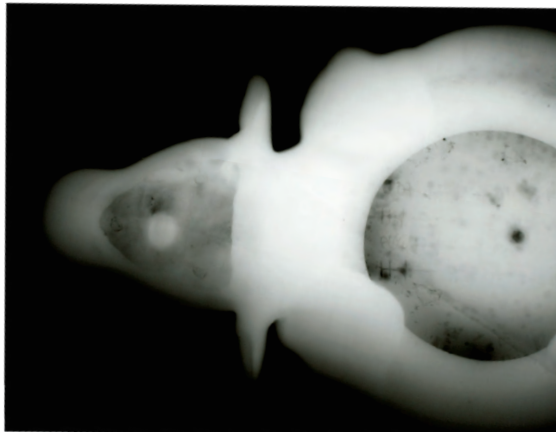
(图二-八)  
 犀尊铭文拓片



(图二-七)  
 犀尊内底铭文细部



(图二-十一)  
 犀尊 X 光照片铭文细部



(图二-十)  
 犀尊 X 光照片仰视图



(图二-十三)  
 东南亚大陆苏门答腊犀



(图二-十二)  
 犀尊补铸痕迹细部  
 Mark Fenn 摄

布伦戴奇一八八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美国底特律。父亲是石匠。在他五岁时，布伦戴奇全家搬至芝加哥。然而不久后，他的父亲便与母亲离异，抛下了整个家庭。这件事无疑给布伦戴奇的心灵造成了巨大创伤。他自小体验艰难困苦，年幼时就已外出工作<sup>[10]</sup>。他自学成才，且热衷体育，特别是田径项目。因为他相信，『田径赛场上展现的是个人技艺，是独占胜利之巅，成败与否，全凭选手个人造诣』<sup>[11]</sup>。

一九〇五年，布伦戴奇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攻读土木工程。一九〇九年毕业同年拿到了十大高校联盟的铁饼冠军。他是一名全能运动员<sup>[图3]</sup>，在一九一二年斯德哥尔摩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分别获得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的第六和十六名的佳绩。一九一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八年，他还赢得了美国田径全能冠军的称号。坚韧是成功的关键。短跑运动员查尔斯·帕多克(Charlie Paddock, 公元一九〇〇~一九四三年)当年是『世界上最快的人』，曾经这样评价布伦戴奇：『我记得非常清楚，与其说艾弗里里是天生的运动员，不如说他是伟大的斗士。』<sup>[12]</sup>

一九二八年，布伦戴奇担任了美国业余体育联盟(AAU)主席，一九二九年任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SOC)主席，一九三〇年任国际业余田径联

盟(AAP)副主席，一九四五年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副主席，并于一九五二年在第四十七届赫尔辛基奥运会上被推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担任此职直至一九七二年退休，长达二十年。

在商业领域，布伦戴奇在一九一五年成立了一家以其名字命名的建筑公司，从事芝加哥及周边城市的建设工作。到一九四七年为止，建设了大量工厂、宾馆和公寓楼。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使其净资产在一九二七年就超过了一百万美元<sup>[13]</sup>。尽管经济大萧条毁了他几乎全部的财富，但他通过房地产和其他生意东山再起。总而言之，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成功创业者，其韧劲闻名遐迩。



(图1)  
1916年10月1日《THE WORLD MAGAZINE》封面田径运动员布伦戴奇

早在一九七三年，布伦戴奇就开始退出商业活动，逐步将公司托付给其信任的合作伙伴。这样他可以更加专注地投入在奥林匹克事业上<sup>56</sup>。他长期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成就显著，但在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就任期间做出过一些极具争议的决定<sup>57</sup>。无论我们对这些决定评价如何，其中可见布伦戴奇对国际运动行政管理的果决和韧劲。

我们再回头看作收藏家身份的布伦戴奇及其犀尊。这件容器表现的是一头犀牛。尽管其圆形的肚子略显夸张（同样的处理方法也在口鼻部和眼睛上），然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它毋庸置疑是一头写实风格的动物<sup>58</sup>。虽然这件容器体积较小，但栩栩如生，充满力量感。所有的特征都刻画了一个纯朴、富有原始魅力的形象。犀牛下垂的身躯显得敦实丰满，具有强烈的触觉吸引力。它四足粗壮，分开伫立，生动地传达了它们承载的重量，而头骨如同一架长出两只犄角的火车头（图二二二）。犀尊铸造者甚至细心描绘了它皮肤上的褶皱，蹄分三趾（图二二四），尾巴粗短（图二二六），两耳大张，显示了犀牛处在警觉状态（见图二二四）。事实上，两只犄角说明犀尊表现的是亚洲东南部的苏门答腊犀（图二二三）。铸造者省略了犀牛的生殖器官，所以我们无从知晓其性别。犀尊内部是圆形空腔，使之成为容器。它原本有盖，应该是设计成与整尊轮廓相协调的形状<sup>5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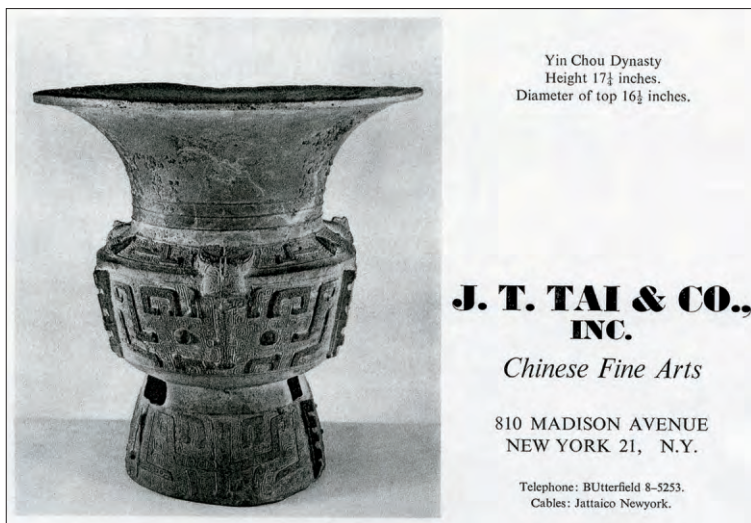
亚博的藏品档案没有说明犀尊价格、来源和收购日期。笔者在亚博图书室的馆史数据中也查不到有关信息。但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犀尊是布伦戴奇购于一九五二年，当年该器由阿奇博尔德·吉布森·温雷（Archibald Gibson Wemyss，公元一八九八—一九六二年）首次以英文发表。温雷是第一位通晓亚洲语言和文化的美籍策展人，致力于东亚艺术。温雷一九四三年成为华盛顿的佛利尔美术馆馆长<sup>60</sup>。他在文首即写道，「不久前，来自芝加哥的艾弗里·布伦戴奇给本人展示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中国青铜礼器，一件犀牛造型的牺尊」<sup>61</sup>。基于这条证据，布伦戴奇应该在一九五二年时已经购买了这件青铜器。

从一九六四年起为布伦戴奇收藏做助理研究员的克拉伦斯·商洛文（Clarence Shangraw，公元一九二五—二〇〇四年），进一步缩小了购买时间和价格的范围，「……在（温雷）文章发表的同一年（即公元一九五二年），布伦戴奇从一位在纽约麦迪逊大道有全球业务的中国古董商处购入了公元前十世纪的一件器皿。它的制器者是纣王辛，为商朝末代国王。布伦戴奇曾在一个难得的私下场合说道，「那只犀牛尊花了我五辆凯迪拉克车的钱呢」……」<sup>62</sup>

这位中国古董商显然就是指戴福保（公元一九一〇—一九九二年）（图四一），又称戴润斋（Jun Tze Tai，欧美工玩界都简称J.T.Tai，其商行戴润斋公司即以「J.T.Tai &

Co.」为店名），二十世纪上半叶便闻名上海滩，下半叶转战纽约。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在博物馆工作的资深策展人谢瑞华（Teresa Tse Bartholomew）女士曾写道，「一九五三年，戴润斋告诉布伦戴奇，商朝犀尊值两万美元，在当年，这笔钱等于三辆凯迪拉克」<sup>〔十四〕</sup>。笔者曾于一九〇九年二月五日与芝加哥艺术品经纪人杰弗里·梅（Jeffrey Mee）讨论此事，梅先生早年曾与布伦戴奇合作过，他确认犀尊确实购自戴润斋<sup>〔十五〕</sup>。戴润斋的古董行曾数次搬迁：一九五一年坐落在纽约曼哈顿西五十五街四十号，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一九五三年，位于中央公园南三十六号，也介于第五大道和第六大道之间，距离原址四条街道<sup>〔十六〕</sup>。到一九五六年时，他已经搬去麦迪逊大道八百一十号，在那驻扎多年；图四一二所示是一九六六年刊登的一则杂志广告<sup>〔十七〕</sup>。

犀尊的价格究竟是三辆还是五辆凯迪拉克呢？这两种矛盾的说法颇为有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最昂贵的凯迪拉克是一九五三年出品的「艾尔多拉多」(El Dorado)（图五）——一款极具魅力的敞篷车。作为凯迪拉克的旗舰车，它是当年的顶级名牌，价格高达七千七百五十美元，而其他各款凯迪拉克车的价格则在三千五百至五千五百美元之间<sup>〔十八〕</sup>。与体型硕大的凯迪拉克车和布伦戴奇购买的其他青铜器相比，这尊尺寸娇小的犀尊的确极其



〔图四一二〕  
戴福保在1966年8月《Apollo》上刊登的广告



〔图四一一〕  
2010年8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发布新闻稿所附照片：1956年戴福保在麦迪逊大道810号办公室



昂贵。要知道，布伦戴奇信奉的座右铭是『一流质量，低廉价格』<sup>[15]</sup>。据说有一次布伦戴奇开玩笑说，释迦牟尼佛刚出生时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动作（图六），正体现了他的购买原则<sup>[16]</sup>。



从布伦戴奇购买这件犀尊起，直至今天，经过六十年的田野考古发掘，它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容器中，目前没有第二例以犀牛为造型。动物形青铜器在古代青铜器

上（图五）  
1953年款埃尔多拉多凯迪拉克

下（图六）  
诞生佛立像  
清代，公元18~19世纪  
铜镀金  
高17.8厘米，宽7.6厘米，厚12.7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0B248）



中本来就比较少见。在有限的数量中，来自中原地区的动物形青铜器一般造型僵硬笨拙，比如妇好墓出土的四足兽形器（图七）。该器铸有妇好庙号『辛』，是典型的北方动物造型，但很难看出它究竟代表什么动物。事实上，它是一个复合体：它的后腿朝后，明显不属于其他部分所表现的动物。



相比之下，长江以南的湖南省出土的一件象尊写实得多（图八）。这种生动写实的手法呈现了南方青铜器的铸造传统<sup>②③</sup>。象尊和布伦戴奇的犀尊高度相似，栩栩如生，充满朝气，表面布满纹饰，尤其是各式龙纹。其他动物形容器，不论来自中国的南方还是北方，周身都满饰纹样，表面光洁



上（图七）  
司母辛四足觥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商代晚期  
青铜  
通长 46.5 厘米，通高 35.9 厘米  
河南博物院藏

下（图八）  
象尊  
湖南醴陵狮子山出土  
商代晚期  
青铜  
高 22.9 厘米，长 26.5 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的犀牛独树一帜。迄今为止，布伦戴奇的犀尊是动物形青铜器中仅有的两件直接表现原貌的容器之一（图九）。

和现在一样，二十世纪中叶的古董市场充斥着赝品。独特的器物容易引起怀疑。是什么激发布伦戴奇以如此高昂的价格大胆购买呢？

布伦戴奇对于亚洲艺术的热爱来得意外而突然。一九三六年他参与德国加米施帕滕基兴（Garmisch-Partenkirchen）举办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曾在伦敦停留，并参观了由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图九）<sup>[21]</sup>。三十五年之后，布伦戴奇回忆，『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看展览，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艺术的迷恋』<sup>[22]</sup>。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开始大量收藏，但他的话说明了皇家艺术学院对他的重大影响。

皇家艺术学院展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中国艺术展，其非凡性毋庸置疑。中国政府提供了国内几家机构的千余件文物，其中七百三十五件来自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包括玉器、青铜器、绘画、陶瓷、雕塑和其他门类的文物。这些宝藏均未在西方展示过，伦敦的展览主办方还另外从欧美和日本的多家公私收藏借来两千余件文物参展<sup>[23]</sup>。这次展览留给布伦戴奇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在日后的岁月里，他陆续购买了六十余件曾经参展的私人收藏

文物<sup>[24]</sup>。对于自己高涨的收藏欲，布伦戴奇曾幽默地说：『这不是一种爱好，而是一种疾病。』<sup>[25]</sup>在众多的亚洲艺术品中，布伦戴奇认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别具魅力。至于原因，要引述两位最早与布伦戴奇合作，也是他最信任的策展人的话。一位是达祥西先生（Rene-Yvon Leleuvre D'Argence，公元一九二八—一九九七年），一九六三年开始为布伦戴奇



（图九）  
1935～1936年由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在伦敦百灵顿大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正中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中展出的商代方盃，照片中，围绕方盃的是此次展览的组织者、讲解员和学者。他们分别是著名中国艺术收藏家、展览负责人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左一）；以中国艺术品交易著称的山中商会株式会社代表冈田富治（Okada Tomoji，左二）；日本著名艺术史教授矢代幸雄（Yashiro Yukio，左三）；著名学者劳伦斯·宾雍（Laurence Binyon，正中）；曾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的瑞典王子、后来的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国王（King Gustav VI Adolf，右三）；以及著名收藏家奥斯卡·拉斐尔（Oscar Raphael，右一）。

工作，一九六九年担任亚博馆长兼总策展人，直至一九八五年退休<sup>三十一</sup>。另一位则是商洛文先生，多年的副馆长和资深策展人，一九九二年退休。据达祥西说，古代青铜器『结构上建筑般的雄健，以及复杂的设计和卓越的工艺特别吸引他（布伦戴奇）』<sup>三十九</sup>。商洛文回忆到，布伦戴奇在青铜器上发现了『工匠的完美、力度和魅力夹杂着「原始」

的灵性』(图十一)<sup>三十七</sup>。

作为买家，布伦戴奇既谨慎又大胆。商洛文说，他清楚复制品和赝品比比皆是，所以他专心投入研究亚洲艺术和考古学，并搜集了大量相关图书。在考虑购买时，布伦戴奇有条不紊，一丝不苟。访问古董商时，他对感兴趣的器物会列出一张清单，对每件器物写下简短的评述，经常还会有审美上的评



(图十一)  
『亚矣』彝  
河南出土  
商代晚期  
青铜  
长38.1厘米，宽31.8厘米，高75.3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B61B11+)

分、状况的注释和价格。他一般不会当即决定，总是喜欢『再想想』。当晚或次日早晨，再次过目那张清单，如果有器物不能生动地被回忆起来，那就即刻划掉。清单还将通过另一轮复审，几天后，他会把范围缩小到印象难以磨灭的器物<sup>[310]</sup>。在他无数次为奥林匹克事务出差时，都会详尽地参观博物馆，结识兴趣相同的收藏家，并与国际范围内可靠又受人尊敬的亚洲艺术品经纪人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他也与欧洲、日本和美国的亚洲艺术专家不断沟通<sup>[311]</sup>。众所周知，他总是保留退货的权力，即使在购买之后很久。正如高居翰教授指出，他的收藏方式难讨古董商喜欢，但他们不可能拒绝一位如此大量购物的客户<sup>[312]</sup>。这条退货策略或许为购藏犀尊的风险提供了一定保障。

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布伦戴奇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已经形成规模，其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曾在一九四八年借给他家乡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通常也译成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展出 (图十一、十二)。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第二任亚洲艺术部主任查尔斯·费本斯·凯利 (Charles Farnsworth Cole, 公元一八八五—一九六〇年) 对其质量评价道：『虽然本馆白金汉所藏中国青铜器是一流质量的标杆，它们正在隔壁展馆展出，但布伦戴奇的收藏能够与之媲美。二者合一，就更完整地展现出中



(图十一)  
周成王伐东夷铭文方鼎  
陕西凤翔出土  
西周早期  
长22.9厘米，宽16.5厘米，高25.4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B24)

国青铜器的种类，这是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做不到的。』<sup>[313]</sup> 凯利进一步观察，『在中国青铜器领域，已经骗不到他 (布伦戴奇) 了。他心中的标准如此全面彻底，只有艺术价值毋庸置疑的真品才能通过他的考验』<sup>[314]</sup>。

一九五九年，著名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劳伦斯·席克曼 (Laurence Sickman, 公元一九〇七—



(图十一)  
 牺觥  
 传河南庄土  
 商代晚期  
 青铜  
 长25.4厘米、宽12.7厘米、高24.1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81032)



(图十二)  
 『追』尊  
 西周中晚期  
 青铜  
 长40.6厘米、宽30.5厘米、高35.6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81056)

一九八八年）被请去评估布伦戴奇的中国藏品。他指出：『那些古代青铜器、陶瓷和玉器藏品都是最高水平的……布伦戴奇的收藏无疑是历来最全面者之一。由于不同寻常的情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市场上有相当数量的青铜礼器和其他古代器物。这些条件使得他能够建立起如此大规模我的收藏。』<sup>[三十三]</sup>

事实证明，在丰富的收藏机会中，布伦戴奇愿意承担深思熟虑后的风险，来获得不同寻常的珍品。犀尊便是例证。就像达祥西指出的：『在开始收藏的早期，他就已经具有先见之明，超越其所处时代。在几乎所有西方人都没注意到的时候，他就专注于早期青铜器、玉器和高丽陶瓷。多年来，他只为自己收藏，只按照自己的喜好收藏』<sup>[三十七]</sup>。达祥西另一次针对青铜器特别说到：『布伦戴奇的购藏往往超前，因此所藏青铜器中有若干件只能等待许多年后才能得到新近中国考古发现的充分印证。』<sup>[三十八]</sup>

布伦戴奇的冒险精神也显示在他购买的其他器物上，比如在已知有纪年铭文的中国佛像中年代最早的标本（详见本刊第八页）。这尊佛像来自一个青铜佛像的窖藏，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强烈暴风雨中，于一条河床边被冲出<sup>[三十九]</sup>。由于当时没有经科学考古发现的对应器物，所以它的铭文曾被

怀疑是近代仿冒。一九四二年这尊佛像由国际知名古董商卢芹斋（Clegg, 公元一八八〇—一九五七年）借展底特律艺术学院而首次公开亮相，但自此有关其铭文真伪的猜疑始终在亚洲艺术圈流传<sup>[四十]</sup>。然而布伦戴奇仍然收藏了它，后来经过文物科技检测，最终证明这确是真品。

另一例是一套八件的陶砖（图十四）。谢瑞华形容这些陶砖『描绘着狮子、男性人物、穿唐朝衣服跳舞的胡人』。她继续说道：『他们的确非常具有表现力，可以看出布伦戴奇为何会被他们吸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很多学者去参观布伦戴奇的收藏，在观摩这些陶砖后，一致持反对意见……因此，这些陶砖就被埋在库房里。直到一九七九年《文物》杂志第九期发表了一篇文章《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第七—十六页），内容是关于河南省安阳西北二十三公里的修定寺。该寺始建于五世纪末，但六二六至六四九年唐太宗统治年间，皇帝下达圣旨重新翻修。塔身四面满饰花纹陶砖，总量超过三千块，其中有一些和博物馆中的相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于它们的商业价值，这些陶砖被大量盗掘……当这篇报告刊登后，布伦戴奇先生对陶砖的执着和研究人员对文物知识的孜孜追求终于得到了回报。这批陶砖确是七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间制作的唐砖……』<sup>[四十一]</sup>



(图十四)  
舞人浮雕砖  
河南安阳修定寺唐塔出土  
唐代  
陶质  
高54.6厘米，宽12.7厘米，厚9.5厘米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B60574-1)

又一次，像在他的运动生涯中一样，布伦戴奇在收藏艺术品中表现出他的果决和韧劲，犀尊便是体现他大胆收藏的一个生动例子。

我们再回头看犀尊。尽管它独一无二，但还是和其他青铜器有着多方面联系，这些联系有助于

确定其真实性。这件犀尊是实用容器，其腹内部是圆形空腔。这是当时动物形青铜器的一种常规形态。前面提到的四足兽和大象也都是容器（见图七、八）。

据X光照片显示，犀尊为浑铸，采用中国古代的陶范法制成。需要用到两件内芯，对应为腹部

和头部内的空腔(图二一七)。陶范法铸造技术中惯用的垫片在器身侧面能找到,也见于器底铭文周围(图二一八),可见铭文是与容器同时铸造。另一重要特征是器物上有多处补铸痕迹(图二一九)。这些特征表明其为真品无疑。犀尊腹内底铸有的二十七字铭文如下(图二二五、二二七、二二九):

丁子(巳),王省夔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  
唯王来正(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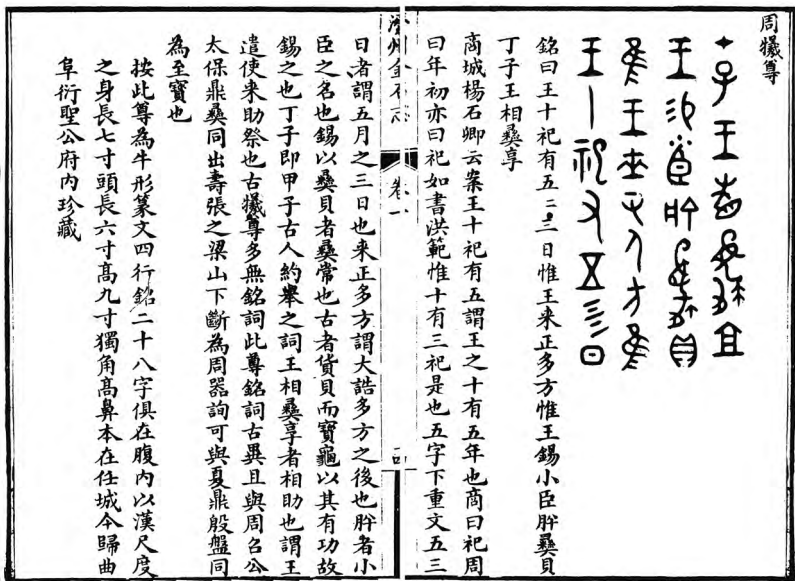
从语言和书法的风格可以确定,这是一件商朝的器物。铭文的长度比一般商代铭文长,应该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商代末期。『小臣』是王室的一种官衔,出现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中,常常直接服务于商王(图二二〇)。学界通常认为『人方』是商代晚期的敌人,它位于淮河流域、商朝疆域的东南方(图二二一)。

据说犀尊出土于山东地区。根据一八四五年徐宗干(公元一七九六—一八六六年)所著《济州金石志·卷一》(图二二五):

济宁钟养田近在寿张梁山山下得古器七种,鼎三、彝一、盃一、尊一、甗一,其鲁公鼎、牺尊已归曲阜孔子(府)矣……尊为牛形,篆文四行,铭二十八字,俱在腹内……独角高鼻。本在任城,今

归曲阜衍圣公府内珍藏。

在中国,牛或牛科动物广泛适用于许多有蹄动物,包括犀牛。这段引述与布伦戴奇的犀尊有两处差异:铭文为二十七字还是二十八字,独角还是双角。幸运的是,《济州金石志》同时发表了铭文的摹本,与布伦戴奇犀尊的铭文完全相符,由此证



(图十五) 《济州金石志·卷一》所录周牺尊资料



实了所谓『周牺尊』就是指布伦戴奇的犀尊。

寿张县位于山东平原，晚商时期是都城安阳以东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梁山位于寿张县内（今山东梁山），多年来出土不少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其中最著名是『梁山七器』，其中包括这件犀尊，其他大都是西周铜器<sup>〔四十四〕</sup>。有学者推测，梁山可能是当时小臣觶被封为领主的地方<sup>〔四十五〕</sup>，但鲜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说。『梁山七器』的组合可能是偶然的<sup>〔四十六〕</sup>。

一八四五年后，小臣觶尊的长铭使它在中国极负盛名，几乎所有著名金石学家都研究过。在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间，有十三部图录发表其铭文。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学者从未提及其独特的犀牛造型，可见传统金石学全力注重铭文的特点。当然有的学者当时可能仅仅看到铭文拓片而已。与此注重形成有趣对比的是，当布伦戴奇一九五二年购买这件青铜器时，吸引他的肯定不是铭文，而是其独特生动的造型。在比较中西方的收藏方法上，中国重视文字而西方强调视觉外观的反差似乎是一个恒常的题目。而就布伦戴奇而言，犀尊的收藏无疑体现了他充满自信的品位和果敢坚韧的个性。

○（译者：杨怡）

#### 注释

- 〔一〕 WALLACE A. Wooing Brundage [J]. Treasures (The Members' Magazine of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99, 2 (4): 6.
- 〔二〕 SCHÖBEL 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very Brundage (translated by Joan Becker) [M]. Leipzig, 1968; JOHNSON W O. Avery Brundage: the Man behind the Mask [J]. Sports Illustrated, 1980 (August):48-63; OATES B. Avery Brundage Believed Purity Was for Others [N] Los Angeles Times, 1983-09-06(1, 9);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HANGRAW C F. Avery Brundage (1887-1975)[J]. Marg, 1986, 37 (4): 29-52; D'ARGENCE L R-Y. 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 [J]. ORIENTATIONS, 1998, 29 (January): 59-68; BARTHOLOMEW T T.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ast and Present [M]// PIERSON S, ed. 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0).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9:119-128; SHANGRAW C F. The Early Years of Avery Brundage's Collection--A Personal Reminiscence on His Asian Art, Subsequent Scholarship and Patronage Public and Priv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ated Summer 2002, archived at the Asian Art Museum library); BARTHOLOMEW T T. Working with Mr. Brundage: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 Lotus Leaves, 2008, 11 (1): 1-8.
- 〔三~四〕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2, 4.
- 〔五〕 SCHÖBEL H. The Four Dimensions of Avery Brundage (translated by Joan Becker) [M]. Leipzig, 1968:13.
- 〔六〕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39-40.
- 〔七〕 D'ARGENCE L R-Y. 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 [J]. ORIENTATIONS, 1998, 29 (January): 63.
- 〔八〕 比如 1936 年，布伦戴奇不顾国内广泛强烈的抵制运动，依旧带领美国奥运代表队赴柏林“纳粹奥林匹克”参赛。他的理念是运动应该超越政治。1972 年，他又因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屠杀以色列运动员后发表“比赛必须继续进行”言论而再次饱受争议。对于布伦戴奇参与并领导的一些奥林匹克运动争议问题，参见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JOHNSON W O. Avery Brundage: the Man behind the Mask [J]. Sports Illustrated, 1980 (August):48-63; OATES B. Avery Brundage Believed Purity Was for Others [N] Los Angeles Times, 1983-09-06(1, 9).
- 〔九〕 D'ARGENCE L R-Y. Bronze Vessels of Ancient China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M]. San Francisco: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1977: 42.
- 〔十〕 器盖仍然存在的动物形容器可见于 WATSON W.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2:pl. 30b; BAGLEY R.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M].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122, fig. 176.
- 〔十一〕 CAHILL J. Archibald G. Wenley, 1898-1962 [J]. Artibus Asiae, 1962 (25): 197-198.
- 〔十二〕 WENLEY A G. A Hsi Tsun from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J]. Archives of Chinese Art Society, 1952 (6): 41.
- 〔十三〕 SHANGRAW C F. The Early Years of Avery Brundage's Collection--A Personal Reminiscence on His Asian Art, Subsequent Scholarship and Patronage Public and Priv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ated Summer 2002, archived at the Asian Art Museum library): 4, 7.

- 〔十四〕 BARTHOLOMEW T T.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ast and Present [M]// PIERSON S, ed. *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0),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9:121. 谢瑞华中并未说明其信息来源。在 2009 年 2 月 12 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她告诉我这段话听自商洛文先生。但谢女士提到的购于 1953 年说法不可能正确,因为温雷已经在 1952 年发表文章说容器属于布伦戴奇;参阅 WENLEY A G. A Hsi Tsun from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J]. *Archives of Chinese Art Society*, 1952 (6): 41.
- 〔十五〕 BARTHOLOMEW T T. Working with Mr. Brundage: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 *Lotus Leaves*, 2008, 11 (1): 4.
- 〔十六〕 戴润斋公司 (J. T. Tai & Co.) 在 1951 年和 1953 年的地址可以通过他发给布伦戴奇的商务邮件的抬头地址证实,现在这批邮件存放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档案中。
- 〔十七〕 2010 年 8 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发布了将于当年 10 月 7 日拍卖戴润斋基金会收藏清朝宫廷瓷器的新闻稿。新闻稿所附照片是戴福保 1956 年摄于其办公室,注明坐落在麦迪逊大道 810 号。
- 〔十八〕 关于凯迪拉克轿车的价位信息可通过谷歌或是维基百科查到: <http://www.100megsfree4.com/cadillac/cad1950/cad52s.htm>; <http://www.100megsfree4.com/cadillac/cad1950/cad53s.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dillac\\_Eldorado](http://en.wikipedia.org/wiki/Cadillac_Eldorado).
- 〔十九〕 例如,在一封 1953 年 1 月 13 日写给戴福保的信中(信的碳复印件目前保存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图书室),布伦戴奇写道:“感谢你将你新藏品的照片寄给我。它们看起来非常有趣,但愿价格不会很高。请记得我的信条是‘一流质量,低廉价格’。”在得知卢芹斋将从古董行业退休,进行清仓拍卖时,布伦戴奇于 1950 年 3 月 18 日写信给卢:“你的声明如同在东方艺术品世界投下一枚原子弹。一位行业领袖的退休如同一场巨大的灾难。我将在月底去欧洲的行程中尽力安排几天来纽约。我希望弗兰克会准备好引起我注意的物品清单供我们一起讨论。务必记住我的信条‘一流质量,低廉价格’。”(碳复印件保存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图书室)。
- 〔二十〕 BARTHOLOMEW T T.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ast and Present [M]// PIERSON S, ed. *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0),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9:120; BARTHOLOMEW T T. Working with Mr. Brundage: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 *Lotus Leaves*, 2008, 11 (1): 2-3.
- 〔二十一〕 贝格立教授对长江流域的动物形青铜器和青铜铸造技术做过详尽的研究,见 BAGLEY R.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M].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30-36.
- 〔二十二〕 另一件是藏于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水牛形尊,可见于 BAGLEY R.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M].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116, fig.158.
- 〔二十三〕 布伦戴奇究竟是 1935 年还是 1936 年参观了皇家艺术学院展,以前似有争议,但 Guttmann 在其著作中证明必定是 1936 年,见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1.
- 〔二十四〕 GUTTMANN A. *The Games Must Go On: Avery Brundage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202.
- 〔二十五〕 不同作者对皇家艺术学院展的展品数量有不同说法。在此笔者采用那志良的说法,因为他直接参与了展览的筹划工作,见氏著,“The London Exhibition of 1935”(原发表于 1961 年,现可在网上看到: <http://taiwantoday.tw/ct.asp?xItem=169366&CtNode=124>)。据那志良说,由于场地所限,并非所有借展器物都予陈列;陈列展品中来自中国的有 678 件。四卷本的展览图录(*Royal Academy, The Chinese Exhibition: A Commemorative Catalogue of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Royal Academy of Arts, November 1935-March 1936.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36*)列出 691 件中国借展的器物。
- 〔二十六、二十七〕 SHANGRAW C F. *Avery Brundage (1887-1975)* [J]. *Marg*, 1986, 37 (4): 33-35, 30.
- 〔二十八〕 LITTLE S. René-Yvon Lefebvre D'Argence [J]. *Artibus Asiae*, 1997, 57(3/4): 371-372; D'ARGENCE L R-Y. *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 [J]. *ORIENTATIONS*, 1998, 29 (January).
- 〔二十九〕 D'ARGENCE L R-Y. *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 [J]. *ORIENTATIONS*, 1998, 29 (January): 63.
- 〔三十~三十二〕 SHANGRAW C F. *Avery Brundage (1887-1975)* [J]. *Marg*, 1986, 37 (4): 35, 35, 33.
- 〔三十三〕 James Cahill, <http://jamescahill.info/r11.318.159.shtml>: Responses & Reminiscences: 37, “More On Avery Brundage”.
- 〔三十四〕 KELLEY C F. *Exhibition of the Brundage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s at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J]. *Oriental Art*, 1949, 2 (1): 12.
- 〔三十五〕 WEIGLE Edith Weigle. *The Man Who Has Everything* [N]. *Chicago Sunday Tribune Magazine*, 1961-07-30 (19-21).
- 〔三十六〕 席克曼的评估报告现保存在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图书室档案中,注明日期是 1959 年 3 月 24 日。
- 〔三十七、三十八〕 D'ARGENCE L R-Y. *The Avery Brundage I Knew* [J]. *ORIENTATIONS*, 1998, 29 (January): 63, 113.
- 〔三十九、四十〕 SHANGRAW C F. *The Early Years of Avery Brundage's Collection--A Personal Reminiscence on His Asian Art, Subsequent Scholarship and Patronage Public and Priva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ated Summer 2002, archived at the Asian Art Museum library):37, 38.
- 〔四十一〕 BARTHOLOMEW T T. Working with Mr. Brundage: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 *Lotus Leaves*, 2008, 11 (1): 7-8; BARTHOLOMEW T T.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Past and Present* [M]// PIERSON S, ed. *Collecting Chinese Art: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 (Colloquies on Art and Archaeology in Asia, no. 20),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99:127.
- 〔四十二、四十三〕 陈梦家. *殷墟卜辞综述*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505-507, 301-305.
- 〔四十四〕 有关“梁山七器”的研究,请见 LAWTON T A. *Group of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Bronze Vessels* [J]. *Ars Orientalis*, 1975, 10:111-121.
- 〔四十五〕 樋口隆康. *西周铜器研究* [C]// 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1963: 26.
- 〔四十六〕 BAGLEY R.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M]. Washington, DC: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87:535.